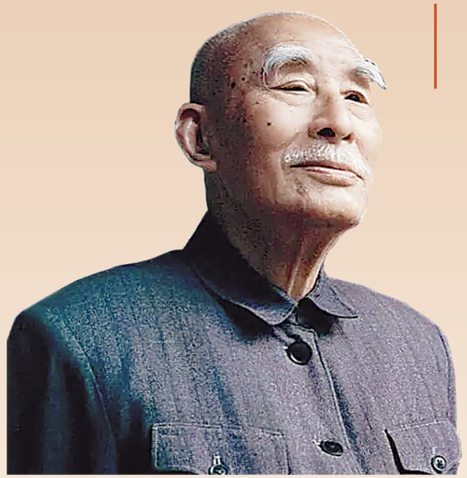
经典作家

—纪念—

叶圣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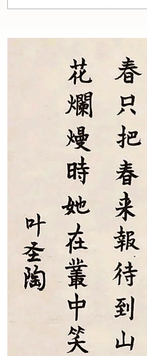
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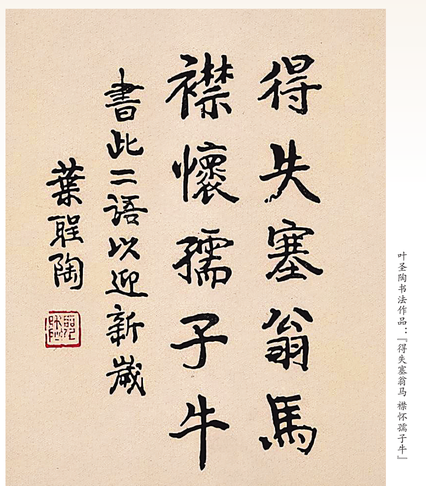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苏州人，著名作家、语文教育家、文学出版家，被誉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1918年叶圣陶发表他的首篇白话小说《春雪璜谭》。1921年他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理念，次年完成童话《稻草人》，出版小说集《隔膜》。1923年起叶圣陶先后担任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编辑，并参与编辑《小说月报》《中学生》等杂志，其间创作出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长篇小说《倪焕之》等经典文学作品。叶圣陶积极投身教育改革，自编多部以学生为本的白话文国文教材。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组织编纂修订了第一套统编语文教材。叶圣陶也将教育理念融于书法实践中，他在行笔简表达着“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观念。

今年适逢叶圣陶先生诞辰130周年，有利将邀专家朱永新和叶圣陶的孙女叶小沫撰文，追怀其儒雅人格和教育情怀。

——编 者



叶圣陶书法作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叶圣陶书法作品：“得失塞翁馬 襟懷孺子牛 書此二語以迎新歲 葉聖陶”

叶圣陶书法作品《卜算子·咏梅》

本专刊由《文艺报》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

文以载道 书如其人

□朱永新

翰墨灵韵，斯文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得到深入挖掘，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焕发出强大生命力。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之一，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视觉形式，是基于汉字书写与情感表达的独特艺术表现方式，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它以笔墨为魂，以文字为骨，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展现中华民族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

岳珂《赵清献勉法帖赞》中写道：“书法何由，心思其物，可以比魏公之笏。”从这个层面讲，书法并非单纯的技法展示与笔墨堆砌，更在于对人书俱老的精神追求，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文化与人格修炼。一幅优美而传神的书法作品，往往能够蕴藉书写者真实的生命情感和体验，笔画之中所透露的气息与格调直接与书写者的秉性为人、成长际遇、人生体悟产生深度的关联。

叶圣陶先生虽不以书法行世，甚至自谦“不懂书法”。但从先生的教育、文化与出版事业的过程来看，书法一直伴随着他并作为特殊的文化体验而成为一种隐性的内在动力。可以说，叶圣陶与书法文化的内在关联跟自教育家的身份认同。旧式传统教育模式下形成的文化氛围及书写的日常化特性，影响了叶圣陶一生对书法篆刻的深厚情感。同时，漫长的教学生涯促进了叶圣陶独特书法教育思想的形成。他曾指出，技能技巧层面的训练并非书法教学的终极目标，而应使“技能技巧在受教的人身上生根，习惯成自然”，才是书法教学的“终结”。作为叶圣陶先生语文教育思想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书法教育思想反映了“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观念。对书法的爱作为一种内在动力推动和完善着叶圣陶教育思想体系的构建。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对于书法基础教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更是深远的。独特的生命情感在“生根”于书写者笔下的技巧表现过程中倾泻流露，在人与书的深度融合中，完成了审美观念与书写形式的同构。《艺概》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品即人品，叶圣陶先生高尚的人格追求在其书法与人的“同构”过程中体现出来了。

欣赏这一机制下生成的书迹，很难以纯粹的书写技术尺度进行简单的评价，也不能仅从审美的角度离析人与书之间的丰富关系。但我们可以从风格的角度出发，对叶圣陶先生书法的几点特征试作归纳：

一是不激不厉、儒雅蕴藉。

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崇尚中和之美，强调含蓄内敛的审美意蕴和表现方式。正如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和篇》中所言：“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然中固不可极和，和亦不可离中，如礼节乐和，本然之体也。”

叶圣陶先生宽厚、温和、热心、大度，为人处事足具君子之风。从茅盾、冰心、朱自清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得知，与叶圣陶先生有过交集的人，无一不被其平和儒雅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朱自清在《我所见的叶圣陶》中提到：“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叶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说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

张中行曾直言：“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在回忆文章中，张中行对叶圣陶先生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做了深入的描写，文中称：“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事，或无事，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才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他总是举手打拱，还是不断地说谢谢。”

叶圣陶先生以他的热忱不断感染、帮助身边的人。王力在《水龙吟》中用“当代方皋，马空冀北”来盛赞先生，认为他是出版社的伯乐。先生又慧眼识珠，谦恭待人，善于发现人才，尽可能把名家才士邀为自己所编报刊和丛书的撰稿人，把名作汇集到自己所编的报刊和丛书中。就这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出版了一部又一部的佳作。叶圣陶先生不仅刊发了茅盾、巴金、沈从文、丁玲、戴望舒、施蛰存、秦牧、胡绳等一大批作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把他们推上文坛，还推荐和编辑出版了一批翻译作品和学术著作。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1942年定稿后，一直不得见刊，直至六年后辗转到圣陶先生手里，才得以出版面世。

正如叶圣陶先生为人处世一样，他的书法文质彬彬、不激不厉中自有一种儒雅蕴藉的风流，志气平和中又不乏热烈的情感，使书法静穆而不失灵动，可以视之为典型的文人书法。欣赏他的作品，不管与他本人相处，给人以轻松自然、如沐春风的感受。先生的行楷作品，用笔醇厚，笔势与结构都呈现开阔的意象。履式的横画和匀落、疏朗的内部空间指向其汉魏六朝的高古取法，无论用笔结字，少见刻意的装饰与描写，显得古意盎然。不易为人所理解的抽朴趣味之外，更使觉博的胸襟和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来。

二是无意于佳、自然入妙。

苏轼论书名句“书无意于佳乃佳”已经成为后世人们评价书法作品境界高下的一种标准，在此前的唐五代也有人提出“同自然之妙有”的命题。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关于艺术之本质问题的讨论，书法的形式作为一种艺术之美的存在方式，只是表达人们生存情感的必要过程，而书写境界的高下，并不完全由技术所决定。放弃对技术的过度追求而关注书写与人及情感的同一性，是叶圣陶先生从事书写活动的一项内在尺度。叶圣陶先生的书法往往是“即景会心，纵手而成”，稳定的风格及不时松动的形式背后，是一种自然洒脱的无意于佳的书写情趣。

先生出生于江南名城苏州，这里自古以文化积淀深厚著称。在书法上，就涵养出皇象、陆机、张旭、陆柬之、孙过庭、沈传师以及吴门书派的沈周、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一众大家。尤其自“吴门派”极盛以来，苏州的书法具有典型的以彰显人文情怀，自由表达情感、发扬艺术个性为主流的同质于文人画艺术追求的独特传统。当代苏州书法名家费新我、沙璞翁、言恭达、谭以文、华人德等也正是这种风尚的延续。苏州文化底蕴和书法传统，同样滋养了叶圣陶先生的书法观念。

然而，叶圣陶从不以书法家自居，对于自己的书法往往以自谦或自嘲的方式对待。他在《写字》这首诗中写道：“从未勤练习，吾书安得好。自观只摇头，书兴宜其少，乃有命之者，雅意岂容藐。鸟勉以从事，罔敢任草草。”在《题王是华抄叶圣陶诗词稿》中，他又写道：“弄翰且逾花甲周，老鲜进境不自羞。力止此耳难强求，况复初无传世谋。”

叶圣陶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以编辑为职，常常与作者、读者、同事联系，另外他与友人之间亦经常保持书信往来。因此，在叶圣陶先生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中，书信占了很大分量。除了书信，叶圣陶的日记，与朋友间的诗文唱和也多有遗存，字体主要为小字行楷或行草。其行楷书风格朴厚古雅，行草书有如汩汩细流，轻松洒脱，看似毫不用力的笔触中却蕴含着强大的张力。

书法本身是抒发情感、呈现自我的一种方式，古代书法品评也强调书法妙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因此，圣陶先生的书法创作纯属于自然流露，加之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为依托，他的字更显得清新脱俗、自然洒脱，用赵朴初的话“自人妙处，是最为难得，情真味永”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三是典雅静穆、碑帖兼容。

一位优秀的书家，往往既能博采众家之长，又能专精一体；还必须具备将传统中多样的表现方式提取、淬炼为属于自身新风格的能力。整体来讲，叶圣陶的书法延续了晚清民国以来碑帖融合的风尚。从其遗存作品可以看出，叶圣陶在魏碑、篆书上下过很大功夫，他的字内含筋骨、充满生气，不以技巧胜，而贵在笔笔真诚、气息典雅。

在书法学习之路上，有一位大家对青年叶圣陶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便是弘一法师。叶圣陶早期的字沉着、硬朗，带有很强烈的“碑学”意味，模仿弘一法师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一点我们从他早年的日记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到中年时期，逐渐脱开弘一法师的藩篱，向着更为自然轻松的书写方式发展，并逐渐融合了碑的古拙沉厚与帖的自然灵动。

叶圣陶先生曾通过《弘一法师的书法》一文剖析了弘一法师的书法，述其渊源、寻其踪迹、辨其旨归。文中称：“就全幅看，好比一堂温良谦恭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笔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上，不容移动一丝一毫。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使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有时候有点儿像小孩子所写的那样天真。但是一面是原始的，一面是成熟的，那分别显然可见。总括以上的话，就是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虽然文章只有寥寥数百字，但内涵丰富、思考深刻，堪称书法赏析文字的典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先生对书法的深刻认识及其审美观念。

观叶圣陶1931年所写日记，字很小，但极方硬，应是参照了弘一法师的写法。线条劲健，结体紧凑，略取斜势，加之章法茂密无间，平添一种森森然的气势，气韵生动，让人顿觉肃然起敬。然而叶圣陶并没有在弘一书法的风格体系中盘桓太久，或者说他很快就将弘一书法的精髓化为己用。例如，20世纪30年代末，他为挚友王伯祥所写小楷《书巢记》，书风平和典雅、结体扁方，有一派晋宋人的雅韵。这段时间叶圣陶寓居西南，所书诗词如《重庆不眠听雨声杜鹃声》《自重庆之贵阳车中成一律寄子恺》，一改之前的方笔、斜势，变得沉稳圆融，火气自然消减，所谓书卷气跃然纸上，平淡中足见真情。另外，写于1943年的《西行日记》以及1946年的《东归日记》，都以行草书为之，用笔简约率直、轻松自若，字形也随意所适，整体气息流畅。

20世纪70年代，叶圣陶的书法更显宽博分明，其书法艺术达到一生中最高水准，已然有大家气象。晚年的叶圣陶，出现眼疾，视力受损，书法风格的发展进程未能相继，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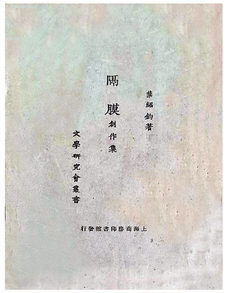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叶圣陶对篆书情有独钟，其篆书遗存作品涵盖中晚年各个时期。他题写的《夏丏尊先生之墓》，束腰垂足、结体优美，用笔婉转流畅，线条温润如玉，颇有别趣。他在83岁生日当天书写篆书对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结体稳健停匀、整饬大方，线条悠然自得、耐人寻味。圣陶先生之所以对篆书特别看重，我想与他在文字学上的修养有莫大关系。

叶圣陶先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德艺双馨的一生，他既有传统教育熏陶出来的深厚文化积淀，更有在教育、出版领域逐渐形成的文化视野和人文情怀，他几乎用一生来践行那建立在家国情怀、教育热忱上的理想。叶圣陶先生的书法正如他的为人、平和典雅，简约深邃，带给人清新脱俗、如沐春风的感受。欣赏先生的题字、对联、诗词、信札、日记，我们不见为其优雅的书法艺术所折服，更为其谦和平实、质朴大气的情感表达所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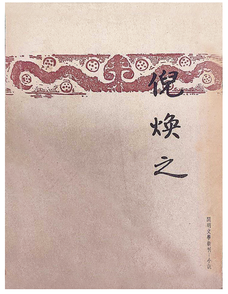
古人谓“有其人必有其书，观其书必观其人”。我们从叶圣陶先生的书法中可以感受到他取法古典、中得心源的书法气韵，进而了解他倾注教育、心怀家国的世纪人生。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

叶圣陶篆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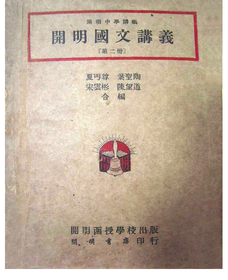
《隔膜》，叶圣陶著，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



《倪焕之》，叶圣陶著，开明书店，1949年1月

《稻草人》，叶圣陶著，开明书店，1948年6月

《少年国语读本》第一册，叶圣陶著，开明书店，1948年1月



《开明国文讲义》第二册，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合编，开明书店，1940年10月

一生心之所系

□叶小沫

叶圣陶和叶小沫游动物园合影

我的爷爷叶圣陶先生活到了94岁，在他长长的一生中，为社会，为人们，为孩子做了许多事情。如今他虽然已经过世36年了，人们依然记得他，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都会纪念他。今年的10月28日，是爷爷诞辰130周年。教育界、编辑界、出版界、文学界，那些和爷爷同行的朋友们，会开会或者发文章纪念这位可敬可爱的前辈。我想，大家纪念爷爷，是为了传承他的道德文章，是为了向他学习，是一件好事情。

为孩子们编语文课本

我从小和爷爷生活在一起，他看我长大，教我做人，直到我40岁他过世。之前，爷爷的书我看得不多，对他的这一辈子了解得也不多。在我退休的前一年，爸爸也离开了我们。从这以后，我就常常要以叶家后代的身份，参加人们为爷爷举办的各种纪念活动。每次开会前，为了写好会上的发言稿，我都要读一些有关的书，在会上我还会像小学生那样，很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就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近二十年来，我渐渐对爷爷在文学、教育、编辑、出版各个方面的成就有了一些了解，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过世这么多年了，人们还会举行各种活动来纪念他，赞扬他的道德风范，学习他的做人、做事和作文。也渐渐体会了赵朴初先生为叶圣陶纪念馆撰匾上写下的“一代师表”这四个字的分量。我说现在对爷爷有了一些了解，也只是皮毛，是相对以前的我而言的。尽管如此，我还是用自己肤浅的认知，给爷爷所做的事情，所取得的成就排了一下队，觉得一辈子编写教科书这件事，应该是爷爷的一生所系，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的爷爷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很重视对他的培养和教育。在爷爷18岁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年迈，一家几口靠老人家一人养活，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于是懂事的爷爷决心中断学业，做小学教师补贴家用。爷爷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他最早的教师工作，竟使他一生与教育结缘。无论是开始做教师，还是后来做了编辑，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教育这个领域。

爷爷从小就喜欢了做事认真的习惯。在做教师的初期，尽管他对这个职业有过彷徨和动摇，但是在工作的时候依然非常认真。他不断思考各种各样的教学问题，不断实践和总结教学中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向他觉得比他做得好的同伴们学习。几年下来，他对教学的实践和思考，都详细地记录在了他当年的日记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积累，在爷爷的心中，对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好学校，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蓝图，还常常把这些想法拿出来和好朋友讨论。1917年，就在爷爷做教师后的第5年，他在苏州角直教书的中学同学吴宾若和王伯祥，写信请他到角直去教书。他们告诉爷爷，在他们执教的苏州角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民风朴实，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更有热心教育的年轻教师，有实现他的教育理想的条件和土壤。于是爷爷满怀着热情和抱负，毅然决然离开大上海，乘着小船，欣然前往当时只通水路的江南古镇。正是在这里，爷爷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开始了他们理想中的学校的教育改革。

爷爷他们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自编国文教材。爷爷说，以往的教科书，大都是面不懂教育的编辑先生拼凑出来的，因此不适合做教材。好的教材应该由有教学经验、懂得孩子的教师来编写。爷爷认为，教科书要能带着学生既高回社会，认识人生的价值，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爷爷提倡白话文、语体文，他编的课本用的就是白话文和语体文。新课本顾及了语文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有宋朱名著，如顾炎武的《与友人论学书》、杜荀鹤《兵车行》；有根据名作改编的语体文《荆轲刺秦王》；有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作家的优秀作品，鲁迅的《孔乙己》、胡适的《一颗星儿》、周作人的《小河》；有翻译作品，莫泊桑的《项链》、都德的《最后一课》、易卜生的《娜拉》。和那些老课本比起来，爷爷他们编的课本内容新鲜，文字顺畅易懂，每一篇都有选入课本的道理，可以思考，可以适用。爷爷在角直编写的第一部教材，由于年代久远，又是只为一所学校编写的，数量不大，因此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但是关于编写语文教材的指导思想，在那次就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由爷爷和朋友们编辑，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教材，最早的应该是1923年他离开角直，到商务印书馆文部做编辑，和顾颉刚先生一起编写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一套共6册。从那以后，爷爷就开始了他长达六十多年的教科书编写工作。1931年，爷爷正式加入了朋友比较多的开明书店，在那里他编选的第一本教材是《开明语体文选类编》。1932年，爷爷花了一年时间，一个人编辑了一套《开明国语课本》，小学初级学生8册，小学高级学生4册，共12册，丰子恺先生为这套课本画了插图。接着，在1934年，爷爷和夏丏尊、宋云彬、陈望道合编了《开明国文讲义》。1935年，爷爷和夏丏尊先生合编了《国文百八课》。1937年，爷爷和夏丏尊先生合编了《初中国文教本》6册。1946年，爷爷和周予同、郭绍虞、章必功简合编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3册。1947年，爷爷编了《少年国语读本》4册。1948年，爷爷和朋友们一起编选了《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6册和《开明文言读本》，自己编了4册一套的《幼童国语课本》。看着这长长的书单，谁会想到在二十多年间，爷爷要不就是独自一人，要不就是和两三位朋友一起，竟编写过这么多套的国文课本。

1932年，爷爷在编写《开明国语课本》的时候，在书的前面写下了他的编写要旨，这应该就是他编辑教科书的指导思想。要旨都不长，却是1917年以来，甚至在以后的那些岁月里，他编写语文教材的基本依据。在初级课本的第二条中，爷爷说：“本书内容以儿童的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的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与社会、自然、艺术等科企图传充分的联络，但本身仍然是文学的。”在高级本的第二条中，爷爷说：“本书教材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从家庭、学校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与卫生、体育、自然、劳作、美术、音乐、艺术等科充分的联络，但每课本身依然是文学的读物。”看了爷爷写的这些话，我觉得他在编辑国语课本的时候，始终坚持贯彻了两点：一是，以儿童生活为中心，从学校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二是，每课的本身必是文学读物。爷爷说的这两点，说到底就是编课本要以“学生为本”，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热爱他们，尊重他们，满足他们成长的需要。《开明国语课本》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后，十余年里印刷了四十多版，被当时的学校广为采用，受到老师和学生的喜爱。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这套老课本依然受到了许多老师和读者的怀念，也给编辑教材的同志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范本。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的二十几年，编教科书还只是爷爷诸多工作中的一部分，算不上是主业，而且有时候是他自己，有时候是和几位朋友一起编的，那么从1950年他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开始，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编写教科书了。爷爷再也不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上阵，而是要带领着全社的编辑们一起干了。在最初的一两年，爷爷带着为数不多的编辑们于了一件大事情，主持修订和编撰了新中国的第一套大、中、小学生用书，被称为统编教材。这项工作的任务之艰巨，数量之庞大，时间之紧迫，让人难以想象。至此，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初期的十七年间，爷爷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贡献给了新中国的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事业上了。“文革”以后，爷爷年事已高，不再主持教材编写的具体工作，人教社在编写新教材的时候，只要遇到问题，还是会去向爷爷请教，听听他的看法和建议。

1988年2月16日，爷爷走完了他长长的一生，享年94岁。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痛悼我们的老社长叶圣陶》。文中说，1985年的春节，出版社的同志们去看望爷爷。那时候爷爷已经91岁了，因为身体不适躺在病床上。爷爷对前来看他的同志们说：

“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我是在病床上听家里人念的。我一边听一边想，如果我年轻二十岁，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样，还在人教社领同志们一起工作，面临这场伟大的改革，唤们应该在哪方面着力呢？

我想，中小学课本恐怕得修订或者重编。从内容讲，要剔去陈旧的材料，补充必要的新知识，还要注意各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和配合，避免重复和累赘；从方法讲，要灵活地运用启发式，避免采板的注入式；从效果讲，要做到让老师便于教，让学生乐于学。此外，还要为职业中学，为成人普及教育，各编一套切实有用的课本。幼儿教材也得抓紧搞，好让孩子们在进小学之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习惯，受到培养最基本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训练。”

爷爷虽然已经年迈，但是有关编写教材的事儿，他依然时挂心间，因此他才会对前来看他的同志们说了这么多话。这些话绝不是爷爷一时兴起随口说出来的，而是他对自己年老力衰，力不从心的内疚；是他对在大热的年代，为编辑新中国第一套教科书，和同志们一起度以继日战斗的怀念。那时候已经年迈的爷爷，不仅想要和同志们一起上阵，甚至连如果真的去做，要从哪三方面努力，都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爷爷编了一辈子的课本，在几十年漫长的编辑过程中，他总在不断地思考和改进，总在不断地求新，还提索总结出了编辑教材的三条经验。面对着未看望他的年轻编辑，他认真地诚地把他总结出来的经验说给他们听。他说：

“提高课本的质量，主要经验有三条：一是多调查多研究，要着重效果，分析原因；二是多向老师请教，因为他们是实践者；三是在工作中锻炼，不断地提高编写能力。希望同志们努力不懈，使自己的工作跟上教育改革的步伐。”

爷爷的这些话看上去普普通通，却是他用一生接来的经验之谈，并且诚心诚意语重心长，希望能对同志们今后的工作有所帮助。看到这里我禁不住落下泪来。一位已经91岁的老人，在他的迟暮之年，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孩子们每天都要学习的教科书，他已经为之着力了一辈子，说是出于感情也好，说是出于责任也罢，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放心不下。这让我仿佛看到一个烦躁皆白的老者，他仍然渴望着把酒临风，和同伴一起纵横前行。我想起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我对课本的回忆

从上小学一年级，我就有了自己的课本。老师说那是天天都要用的东西，一定要保护好。我用报纸买的牛皮纸包好书皮，然后走到爷爷屋里，请他帮我用毛笔写上科目、班级和我的名字。课本天天要从书包里拿出拿进，要在课堂和回家的时候反复翻看，一个学期下来，书皮已经磨损得不像样子了，课本保护得还是挺好的。请爷爷帮我在书皮上写字，在我已经成为每年开学的惯例，开始只有语文和算术两本，后来就有了历史、地理、自然，再后来就有了化学、物理、生物。每次我拿着一摞课本去找爷爷，他都会停下手上的活儿，拿起桌上的毛笔，一笔一划认真地为我写下每一个字。爷爷的字大小得体、排列得当、工工整整，看上去清爽舒服。当时我不觉得珍贵，现在想想，如果能起这些书皮保存下来，应该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事儿。爷爷年年为我写书皮儿，可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课本都是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编辑的，尤其是语文课本，从一年级到初中，高中，每一篇他都读过没过，熟悉其中的一字一句。

每年两个开学日，两次丢掉旧课本领取新课本，在不知不觉中，我认识了文字，学会了计算，知道了世界的多样和广阔，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可是我没有留意岁月在偷偷流逝，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随着读过的课本慢慢长大。现在算下来，每一个读书人，小学6年，初中高中6年，如果能上大学再学4年，有课本陪伴的日子就是16年，占去了一个人大约五分之一的岁月，可真是够漫长的。我想，在学子们终于毕业可以甩掉课本，再也用不着为考试和开学焦虑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应该好好地感谢一下那些编辑课本的人，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和努力，大家才能读着课本学有所成，终于可以走向社会，也终于可以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人、为自己做点儿什么事情了。反思自己，我好像真的就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好像这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理所当然。直到现在，在我认识到爷爷这一辈子做做的事情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学生们编课本，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感谢他为此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心里想着，如果爷爷还在，我一定要专门为这件事发起的面前，恭恭敬敬地给鞠个躬，也要给所有编辑课本的编辑们，恭恭敬敬地鞠个躬，以表示我真诚的敬意。

我从小看着爷爷上午去办公，中午回来吃午饭，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儿，就坐在书桌前改稿子了，而且常常一坐就是一下午。等我知道爷爷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是在为全国的中小学生编写课本，应该已经是小学高年级的事了。那时候无论我什么时间走进爷爷的屋子，看到的永远都是他的后背，他正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直到吃晚饭才会停笔。这样的日子是我们家的常态。后来我才知道，爷爷上午到社里，是去和各个学科的编辑们讨论教材编写中的问题，下午在家里改课本，是因为家里比较清静，没有人来打扰他。可是那时候的我依然不了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没有觉得，这是关系到全国每一个孩子成长的大事情，在我看来这就是爷爷的工作。

（作者系叶圣陶孙女）